



基督教艺术

· 纵横 ·

JIDUJIAO YISHU
ZONGHENG

何琦◎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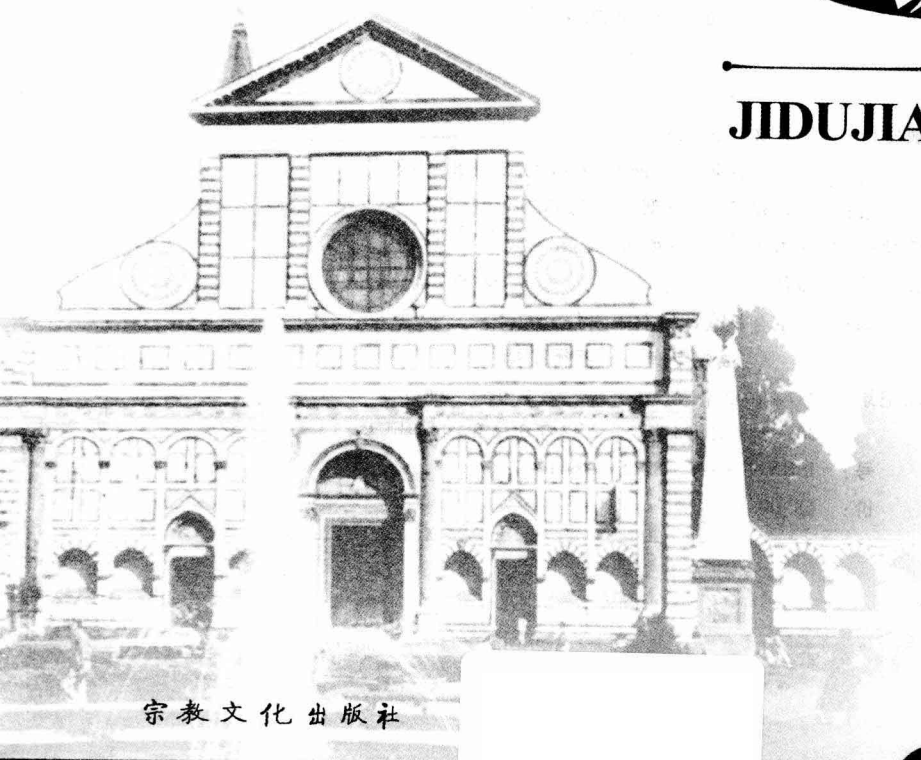


基督教艺术

• 纵横 •

JIDUJIAO YISHU
ZONGHENG

何琦◎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艺术纵横/何琦著.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2

ISBN 978-7-80254-641-7

I. ①基… II. ①何… III. ①基督教-宗教艺术 IV. ①B97②J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6025 号

基督教艺术纵横

何 琦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01(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秀秀 sue68@yahoo.cn

版式设计: 高秋兰

印 刷: 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2.5 印张 400 千字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54-641-7

定 价: 68.00 元



序

何琦教授的新著付梓之际,我有幸为之作序,应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自1992年我们相识以来,我一直非常喜爱他的艺术创作。在很多西方教会组织的接待室或热爱中国教会的朋友家客厅里,经常可以看到他的风格特异的壁挂艺术。

记得丁光训主教特别欣赏何琦教授的艺术风格,也非常赞成他在创作之余,坚持美学研究和探索中国基督教艺术本色化的理论。何琦教授在国际上很多年前就开始了独自展览的见证。他每次都将自己的艺术风格与中国基督徒对圣经启示的敬仰与见证形象地展现出来,更难能可贵地还有,他经常以中国传统艺术的语汇阐释着中国教会独立自主荣神益人的原则和远象。

1999年夏季,在上海青浦我和梅康钧牧师一同负责举办“《丁光训文集》研讨会”,何琦教授从基督教艺术角度畅谈中国基督徒应该如何从审美和艺术的角度展示出积极的圣经观和人生观,令在座的诸位牧师们非常收益,也得到了丁主教的高度评价!2000年春季学期,我在金陵协和神学院综合楼二楼专门举办了一次何琦教授绘画艺术展,丁主教也兴致勃勃地



前往观摩。那样的情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何琦教授是目前中国基督教艺术家中享誉海内外的基督徒艺术家。他用中国民间剪纸艺术和工艺,描绘出圣经故事中的许多美好的叙事。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似乎着眼于中国传统艺术风格就误以为他纯属于中国民俗艺术家,其实,他的艺术中还包含着普世教会的永恒精神和彼岸盼望!这就是说,他的审美世界里还有中古基督教的神圣、崇高、圣洁的境界和神韵。他作为“文革”之后中国第一位基督教艺术学博士,研究的就是西方中古绘画艺术。因此,此书既是他多年的美学研究的硕果,也是我们领会他那独特的充满着中国传统精神之作品的路径。

中国基督教艺术的空间和前景无论怎样看都是辉煌的!就艺术中的美学研究而言,这本新著算是中国教会一部研究中古教会艺术的专著。目前中国正处于重新崛起之际,越来越多的人喜爱远游欧洲各地,若可以将此书作为临行前的必读书,对于提高审美鉴赏力有极大的益处。

特为序。

王艾明 神学博士,系统神学教授,金陵协和神学院副院长
(2012年8月29日 匆匆写于美国达拉斯 The Elizabeth
Perkins Prothro Galleries, SMU)



前言

“中国与世界”这一对范畴是横亘于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重大命题，它不仅是对近千年来“积贫为弱”历史的反思，也是对中国在未来新世纪有何作为的展望。因此，“真正认识世界与了解世界”，成为百年来中国知识界持续追求的目标。

自上世纪 80 年代西学启蒙之风刮遍中国后，对西方文明缘何成为全球主导性文明这一问题的探讨进入了新阶段。但另一方面，与其他文明一样，西方文明也有其生发、成长、辉煌至衰变的规律，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早在 20 世纪初就写作了历史学名著《西方的没落》，对文明的命运做出先知式的预测。缪塞尔·亨廷顿指出，西方文明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它继承了古代地中海文明的遗产（希腊文明的哲思、造型、艺术，罗马文明的基督教遗产、法律、体制），而它原本是一无所有。阿诺德·汤因比则在其皇皇巨著《历史研究》中，提出了对西方文明前景的担忧与告诫，被广泛认为是最具前瞻性的。

实际上这里提出了一个历史观的时间深度问题，观察任何文明的现状，一定要究其根源，急功近利地去看待事物或照



搬他人经验,既不能获得根本性的创造力,也无法获得对自身文明弱点进行改革的能量。此点在科技与经济方面已体现得十分突出,而在上层建筑领域和文化艺术方面,虽不如前者明显,但却更加深刻。

中国文明刚刚复苏,崛起之路相当漫长。通往理想之境的路在脚下,需一步步地去丈量、铺平。在这条崎岖的路上,我看到了何琦的身影。作为一名学者型艺术家,他以“世界主义”的眼光去审视人类文明,在花费数十年走遍古代伟大文明的发源地和聚集地之后,强烈感受到基督教文明从远古文明序列中突显出来的鲜明形象,尤其是当“圣事艺术”从“米兰敕令”的迷雾中走出,其光芒掩映了古代地中海文明曾经的辉煌,一直照耀到大使徒雅各“地极传道”的加利西亚海岸线。

因此,何琦激情饱满地写出以下文字:“当我徘徊在古罗马普尼西拉地下墓窟中,在昏暗的地下感受着当年罗马帝国底层民众和奴隶们为追求新的信仰,满怀极度虔敬所刻画出的墓穴壁画——那象征天国的孔雀——或许它的造型元素是亚历山大东征从印度带来的?”我在作者的思路中看到一种寄寓于发现与渴望之上的想象力,当灿烂的美质从昏暗的历史尘埃中向灵魂发出召唤时,艺术家的直觉便飞越时空而楔入到对象内部,就像探险者发现宝藏那样沉醉其中、吮吮营养,并从此义无反顾地向前行去。

何琦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跨文化地域的艺术考察,之所以能展开得如此“纵横交错”,得益于80年代在青藏高原



的历史、人文、艺术资源进行广泛考察,获得了对东亚、南亚、西亚文化圈特征的完整认识,高原的宏伟与深厚,为他日后形成具有广度和深度的世界感奠定了基础,并铸就了其“学者型艺术家”的形廓。所谓学者型艺术家,是按照文艺复兴时期的标准,使一个人均衡地发展学术思维与创作技能,他的学术路途与中国学界目前流行的学问之道拉开明显距离,拒绝偏颇一方,力主回归整体,把握事物本质。

何琦书中文字充溢着浓烈的诗意因素,它使我似乎看到这样一幅图景:当美与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时,那升腾于空中的谜一般魅力,唤起真诚感领者的内在激情;这是一种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之情,从生命底处迸发,唤起使理智处于燃烧激荡状态的能量。所以他不吝情感外泄之虞而如是吐露心声:“这本书是我以颤抖之心花费半辈子心血、走过近两千年来的基督教艺术长河、在历经世界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基督教艺术寻幽探胜的追寻途中的一个总结”。

确然,我们在这本书中感受到何琦精研西方文明的核心——基督教文化脉络的艰辛过程,特别是对“圣雅各之路”的研究,以及它与东方圣地的关系,触及到文明成型的核心秘密。“圣雅各之路”不仅是西方文艺复兴的前声,也是形成欧洲共同体理念的基础。何琦的考察与研究恰恰是对这一跨越时空文明深层次脉络的探究,它涉及到建筑、雕刻、音乐、绘画、圣器、服饰、礼仪,以及神学、美学、建筑学等,在不断揭示西方文明历史厚度的同时,呈显出与东方古代文明的关联。

《基督教艺术纵横》一书,不仅对于活跃国内该研究领域 3



的思维颇多助益,更为关键的是,它直接叩问当代中国学者的学问之路,对于那些用剪刀浆糊转移别人思想,或者以电脑鼠标剪贴他人方式的“捷径”,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提醒。

笔者在去年夏天完成了圣雅各之路的主段“法国之路”(即“阿拉贡之路”),32天700公里的徒步旅程使我深刻体验到“基督教文化、圣事艺术”的成长脉络,就像一棵大树的根系,羸弱渺小到茂盛强大,期间充满着初萌绽蕾的艰辛与结实收获的欣喜。每天傍晚我拖着困顿的脚步进入教堂,荡漾于高渺空间的圣乐旋律,如春风般抚平了疲惫的肌肤,这种灵魂的颤动、身体轻松的感觉,非语言所能形容,却在何琦著作中屡屡觅得回应。

我认为,一部学术著作若能触及艺术家心灵并相互应答,便是对该书最好的嘉赏。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丁方

2012年秋于法国巴黎



目 录

序	王艾明 1
前 言	丁 方 1
第一章 基督教历史中的图像与偶像之争	1
偶像崇拜的渊源	2
旧约戒律的开禁	4
早期信仰实践上的突破	6
图像与偶像	15
圣像破坏	19
捍卫图像与圣像	28
近现代普世教会的视觉图像观念之变迁	35
第二章 朝圣与中世纪艺术的传播	49
朝圣——中世纪的幽灵	52
圣雅各朝圣路的缘起	53
圣雅各之书——教皇卡利克斯图Calixtius 法典	58
新耶路撒冷“New Jerusalem”	61
对朝圣路本身的“朝圣”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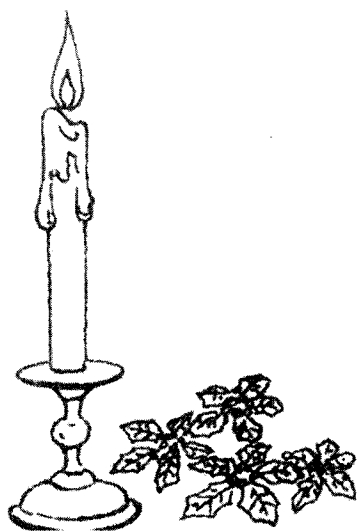
罗马古道	65
朝圣——艺术风格的“大串联”运动	68
朝圣——宏伟艺术风格的推动	72
朝圣——石雕艺术的复兴	75
欧洲各国圣雅各朝圣路及罗马式教堂简述	87
西班牙的朝圣路	100
意大利的朝圣路	104
德国的朝圣路	110
尼德兰的朝圣路	119
瑞士的朝圣路	121
来自英伦三岛的朝圣路	123
斯堪的纳维亚朝圣路	125
葡萄牙的朝圣路	127
东欧的朝圣路	128
 第三章 欧洲中世纪艺术论	 133
一、中世纪的形成和时代划分的另类解说	134
二、对中世纪艺术的评价	139
三、中世纪艺术精神与现代艺术运动	144
四、中世纪艺术的文化基础与来源	147
五、高墙深院下的艺术	150
六、朝圣的艺术	155
 第四章 崇拜的空间	
——基督教堂建筑风格论	157
2 一、早期罗马帝国时代——从卑贱到辉煌	159



二、基督教堂传统设计样式	163
三、传统教堂空间解析	177
四、中世纪教堂建筑发展走向	192
五、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198
六、浪漫主义运动与新哥特式教堂	206
七、现代基督教堂	213
八、从现代到后现代	251
九、美国近现代基督教堂建筑概述	264
十、当代中国基督教堂建筑概况	269
第五章 中国基督教艺术本土化的历史述评	281
一、东汉说?	282
二、景教影响时期(唐-元朝时期)	286
三、耶稣会影响时期(明末-清朝中期)	308
四、半殖民地化时期(19世纪中叶-20世纪上半叶)	319
后 记	339

第一章

基督教历史中的 图像与偶像之争





基督教在其产生的初期，并不借助视觉艺术来宣传其教义，特别是对偶像崇拜的排斥。这点在使徒时代保罗对罗马帝国有着雕刻和敬拜偶像传统的雅典所见到的偶像崇拜现象的批评便可窥见一斑（见新约福音书《使徒行传》第17章第16—31节）。在基督教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经多次反复出现反偶像崇拜的思潮和运动。而与此同时，对图像和造像的热衷也近乎贯穿伴随于福传的历史岁月之中。

基督教产生于坚决排斥偶像崇拜的犹太教，在希伯来的旧约圣经摩西十诫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思想的根源。作为十条诫命中之重中之重第二条：“不可制作、跪拜和侍奉任何偶像。”由摩西传达的上帝的律法，对犹太人和基督教信徒来说都是必须加以遵守的。

偶像崇拜的渊源

当源于犹太教的基督教传向“外邦人”时，犹太旧教中的反偶像传统便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基督教源于犹太教一支的拿撒勒派，其活动地区在巴勒斯坦地区当时隶属于罗马帝国行省。而罗马文化一向有着浓厚的偶像崇拜传统，特别是基督的使徒不断向希腊、罗马文化中心圈传教时，实际上，福传即被置于希腊—罗马异质文化的偶像崇拜传统氛围之中。因此，在罗马近郊的地下墓窟中出现得最早的基督教艺术图像和造像，便可被视为一种向传统文化环境妥协的产物。

能否借助图像和利用造像的方式来推行基督教的传播和影响？这直接关系到基督教能否跨越犹太民族宗教而成为普世的国



际性宗教。很明显,如果坚守犹太旧教的经训,偏执地固守摩西十诫的戒律,而决不允许制作任何图像与偶像,福传便不可能成功,基督教充其量也最多不过是犹太民族的一支教派而已;但一任放纵对图像与偶像的制作和崇拜,基督教又极可能被异化。

著名学者谢扶稚在讲到“信仰与偶像的关系”时,把偶像视为一种“精神的象征”,使“想象的上帝”日益接近“概念的上帝”。他接着引用普拉德《宗教意识》(J.B.Pratt: *Religious Consciousness*)中的观点说:

“普拉德谓:通常上帝观由两种心理构成:(一)想象的(即具体的),直观的;

(二)概念的(即抽象的),理论的。而文明人及未开化人之信仰,即轻重伸缩于两者之间。”

(普拉特(J.B.Pratt, 1875-1944)美国宗教心理学家 詹姆斯的学生,1920 年出版《宗教意识心理学》)

一般说来,对精于理性思辨的神学家而言,概念的、抽象的、理论的上帝是可以被证明为先验存在的。但对普通信徒而言,当其尚无力借助抽象思辨去满足其对神的悟性认识时,便更多借助于形象的、具体的、直观的方式去认识神。因此,当宗教信徒是由后者组成其基本主导力量时,借助于图像的造型艺术形式的流行便成为可能。对于执掌教权的一些宗教领袖,有时尽管其本人在理性上排斥偶像崇拜,但仍采取借助图像进行传教布道的方式。他们一再声明:图像与偶像是不同的。然而在信徒实际崇拜活动中,仍然是经常将两者混淆的,由此在客观上导致出现偶像崇拜的效果。



旧约戒律的开禁

众所周知,基督教是由巴勒斯坦地区犹太教的拿撒勒派发展起来的。基督教继承犹太教传统,从理论上也否定偶像崇拜。这点我们在希伯来的旧约圣经中的《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的篇章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思想的根源。

在《出埃及记》的摩西十诫中(第20章第4-6节):

The Books of the Old Testament · Exodus

The Ten Commandments

You shall not make for yourself an idol, whether in the form of anything that is in heaven above, or that is on the earth beneath, or that is in the water under the earth. You shall not bow down to them or worship them; for I the LORD your God am a jealous God, punishing children for the iniquity of parents, to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generation of those who reject me, but showing steadfast love to the thousandth generation of those who love me and keep my commandments.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在《利未记》Leviticus 第26章第1-2节:

You shall not make for yourselves no idols and erect no carved images of pillars, and you shall not place figured stones in your



land, to worship at them; for I am the LORD your God. You shall keep my sabbaths and reverence my sanctuary: I am the LORD.

“你们不可作什么虚无的神像，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鑿成的石像，向它跪拜，因为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你們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聖所。我是耶和華。”

但当源于巴勒斯坦地区的持有旧约传统的基督教传到罗马帝国的首都，情况逐渐发生了改变。在罗马近郊的地下墓窟中所出现的最初的基督教造型艺术活动并非一开始就在严格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而是由原本信仰罗马旧教、执著于“神人同形同性”的偶像崇拜观的异教徒改宗、以盲目热情所驱使的多样化视觉崇拜活动中自发产生。当实践开始积累的时候，理论上升了。

基督教造型艺术所遇到的基本问题是对圣人的表现，在对所有圣人图像的表现中，问题的核心是对耶稣基督的表现。对耶稣赋予现实人物形象的造型合法化有助于道成肉身的信条及相应的神学理论的确立。这一理论和实践的产生，突破了犹太旧教中对神的形象塑造的禁忌。以色列人的神来到人间，因着道成肉身而变成了人，成了人子，成了人类的仆人，神子来到人间代表着圣父和他有生命的形象。这种道成肉身的思想，特别从4世纪初独立的基督教艺术得到官方庇护以来，对基督教艺术的实践无疑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在基督教艺术中，基督必须是最重要的人物。他之诉诸于形象是可能的，何况他已变成了人。

早在2世纪末，在圣伊里奈乌(St.Irenaeus,约130~200)的著作中就出现有一种关于神人形象相似的理论(它出自《创世记》1:26)：

“在此之前，(按：即基督来临之前)人……被认为是按神的形